

(c) 認知事物曲折之相中的是非善惡。

(3) 事物之是的、善的有性理爲根，在此可以說是性理顯現。而事物之非的、惡的則只是一時之假象，實無理性爲根，在此不能說性理顯現。

(4) 心知之明的認知活動，必須層層推進、層層規定，一直定到事物之是的、善的而窮知（推證）其所以然，即可使性理顯現。再依性理而發爲行爲，便是道德的實踐活動。<sup>25</sup>

#### 四、認知攝取

朱子的心性情三分之義理脈絡系統，便在大學一書中善加發揮。按依牟宗三先生於「心體與性體」書中之用語。伊川、朱子同屬橫攝系統，其格物窮理，是以心知之明之認知（攝取）事物之理，因而形成主客相對，此乃平面的（橫的），故謂之「橫攝」。而心理爲二的格物順取之路，則爲他律道德；以其心不即是理。而理又只存有而不活動故也。

朱熹的理一氣一物哲學的邏輯結構及其基本範疇的內在聯繫。當理借助於氣在派生物以後，重要的問題在於返回到理，即物一理，這是朱熹哲學邏輯結構的重要環節。那麼，如何從千差萬別的物返回到理呢？爲此他提出了格物致知、窮理爲主旨的認識方法，以便使本體理自己跟自己相結合。<sup>26</sup> 這是順取橫攝的路，不是逆覺體證的徑。

朱子認爲大學的精義非僅在正心誠意，而應包括致知格物，他這

<sup>25</sup> 同註(21)，頁一〇八～一〇九。

<sup>26</sup> 《朱熹思想研究下冊》，台北，谷風出版社，民國七十五年，頁四六七。

樣的陳述：

所謂致知在格物者，言欲致吾之知，在即物而窮其理也。蓋人心之靈，莫不有知，而天下之物，莫不有理。惟於理有未窮，故其知有不盡也。是以大學始教，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，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，以求至乎其極。至於用力之久，而一旦豁然貫通焉，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，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。此謂物格，此謂知之至也。（大學章句第五章）

朱子是以「心知之明」窮究「事物之理」，不同於縱貫系統。在縱貫系統中，則客觀地說宇宙生化、主觀地說道德創造，皆是這「即存有即活動」的形上實體（道體性體通而爲一的天理本體）之立體地直貫。皆是天理本體這個創造的動源，本末通貫地妙運之、創造之、成就之。在此，沒有平面的主客相對，而是立體地直貫創生（凡創生、創造，必是直貫的、縱貫的），故謂之「縱貫」。凡縱貫系統，其工夫是「逆覺的路」。逆者，反也，反求諸已而覺識之、體證之，是謂逆覺體證。凡逆覺體證，必從先天心體（與性爲一的道德心）開工夫。道德心性「自主自律、自發命令、自定方向」，故爲自律道德。<sup>27</sup>明白的點出心理爲二與一的涇渭不同方向的發展。

朱熹的格物致知工夫途徑，主要是在闡發大學的明明德綱領。發展了孔子特別重視知識的遺教，補充了孟子的不足。而格物之物，由自己一身之所關涉，推及於大則天地陰陽，小則一草一木，由「人理」以推及「物理」，不知不覺的由道德的理，伸向自然法則之理。朱子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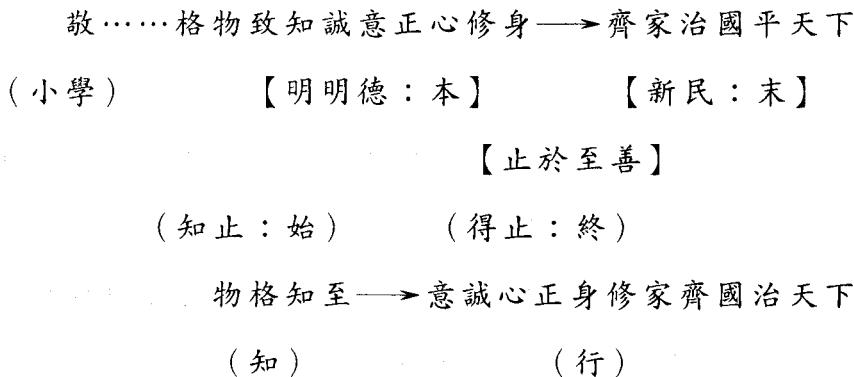
---

<sup>27</sup> 蔡仁厚，《儒家心性之學論要》，頁一一三～一一四。

承此意而更表現分明，並且他格物中，特別把人的主體與物的客體劃分得非常清楚。這在中國學術史上，有非常重要的意義。格物致知，是知識活動；正心誠意是道德活動。<sup>28</sup>但是知識活動與道德活動之間的鴻溝如何彌合跨越，正考驗著朱子的智慧。不過，朱子還是認為格物致知是大學之學的主要精神內涵。朱子云：

致知云者，因其所已知者，推而致知，以及其所未知者，而極其至也，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，然後爲知之至。而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，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。此大學之道，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。（文集卷四十二，答吳晦叔）

朱子以窮理爲先，力行終之爲綱領，以格物以窮理、窮理以致知、致知以力行為環節，最後由事物萬理回歸自我本心，像理與氣，渾然一體，由智成德之途，建立朱子道德哲學中最重要的一環。將朱子格物致知思想與大學的內涵作成一個表來歸納。



<sup>28</sup> 徐復觀，《中國思想史論集續編》，台北，時報文化公司，民國七十四年，頁五八六～五八七。